

学戏

方诗生

“嘭”，像是茶杯摔碎了。
“啪”，像是碗砸在地上。
“就你还唱戏，那不是公鸡能下蛋，我看你就是想重续旧情！”男人的声音。
“王保金，你就是个混蛋，血口喷人，我不跟你过了。”女人的声音。
“不过就不过，离了你，我还不活了。”“王保金，这话可是你说的，我们下午就去离。”女人呜咽道。

是王保金和老婆金珍干起来了。不知怎的，这个被县里评为“最美家庭”的一对夫妻，今天突然火山爆发了。

“咚、咚、咚”，敲门声响了一遍又一遍，两人谁也不去开。

金珍不停地用纸巾擦着眼睛和鼻子。王保金坐在椅子上，脸通红，抽烟的手有些抖。不会是女儿秀秀赶巧回来了吧？可今天不是周末啊。

“咚、咚”，敲门声又响了。
“保金，是我，二叔，快把门打开。”
金珍听到是二叔王学中的声音，赶紧把眼泪擦干，开了门。

见二叔进了门，王保金也站起来了，赶紧递上一根烟。白发苍苍的王学中不仅是王保金的二叔，还是他俩的老师，媒人，又是县非遗传承人、乡村剧社负责人。

王保金拉过一张椅子请王学中老人坐，金珍从壁橱上拿个茶杯进厨房倒水。

“你俩吵什么？几里路都能听到。是不是为学戏的事啊，还砸东西，是保金干的事吧！”

“二叔，你看这都一点了。我从外边收茶叶回来，家里冷锅冷灶的，饭没一口，水没一杯。这时候，人家女的都在茶山采茶，她像个神经一样，站在镜子前唱，‘郎——啊——’”

王保金想学金珍的唱腔，结果“啊——”一出口，嗓子就呛了。

这时，金珍拿着空茶杯出来了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叔，早上送秀秀后就直接去文化站排戏，忘了烧水。”

“哦，果然是这事。保金啊，前几天，我不是跟你说过嘛，金珍最近要学高腔，准备参加县里的非遗节目汇演。今年可能要耽误摘茶，但我们村像她这样有点文艺功底，能歌善舞的人还真没几个，这个你是晓得的。再说，你那时候不是说就喜欢听她唱歌么？”

王保金刚刚退了色的脸，又让二叔说红了，他只好说：“好，这事我就不说啦，我是说和他配戏的胡中油腔滑调的，你晓得，他过去天天围着金珍转。为啥非得和他在一起，就没别人了？”

金珍立即嚷道：“我不和他演，你来演。就你那破嗓子，除了灌几两猫尿，还能干啥？”

王学中手指椅子叫夫妻俩坐下：“保金啊，金珍

当初和你谈时，你父母早逝，住着几间破瓦屋，兄弟姐妹又多，日子紧得很，那个时候她都没嫌弃你，现在，你们住着楼房，买了车，她倒有外心啦？再说，这事是县高腔中心程主任定的，他在乡里选了两三天，只有胡中还行。再说，胡中一家妻儿老小好得很，你可不能胡扯八道给自己乱扣帽子。”

“你还不知道，二叔为这次排戏垫了三三万元，买服装、添音响、请老师，忙得像个陀螺。”金珍接过话。

王学中又转身对金珍说：“你不说我还差点忘了，明天程主任要来村里指导，你们和乐队八点到文化中心去等着。”说完，王学中站了起来：“保金，去我家喝一杯，叔顺便给你讲讲金珍排的戏是个啥意思。”见两人还不吭声，王学中老人的声音高了几分：“走吧，还不好意思是不！”

饭桌上，王学中一边给王保金斟酒，一边给跟他说着高腔的来源。

王学中中说：“这高腔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，三百多年啦，但会的人越来越少，我们这个乡是省里确立的传承基地，靠我一个人怎行。所以，不仅金珍她们要学，我们还准备在学校教唱，办少儿班呢。你看，现在乡亲们都脱了贫，国家又在实施乡村振兴，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，不想就文化生活丰富点嘛，要不然怎么参加剧社的人会越来越多呢？”

王学中这么一说，王保金醒悟了许多，脸上红一阵紫一阵，口气缓和了些：“二叔，你看这样行不，金珍她们排练能不能改晚上。这白天，正赶上茶季呢，我摘茶、收茶、做茶、卖茶，忙得水都没功夫喝。”

王学中中说：“等明天程主任来，我们尽量安排晚上，但月底节目要汇演，白天也要练呢。这样吧，明天起，你和金珍都在我这吃，等汇演结束了，以后其他节目排练放晚上。”坐在一旁和金珍说话的二婶连忙说：“好啊，我也没啥事，多添一把米就是。”

王学中端起杯子看着王保金，王保金二话不说，一仰脖子，干了。

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汇演结束，金珍一行抱回了一大本荣誉证书，一个大红包。王学中在村里高兴地逢人就说：“金珍她们的节目获一等奖呢！一等奖，全县就我们村一个，明天晚上，我们在乡村大舞台汇报演出，其他几个村也来参加。”

第二天晚上，村部广场上灯火通明，乡亲们像过节一样高兴。舞台上，锣鼓声敲得铿锵、热烈。金珍穿着戏服化了妆，王保金半天没认出来。还是女儿秀秀说：“看，是妈妈，妈妈唱得真好听。”秀秀拉着王学中老人的手说：“爷爷，你不是说，学校要办戏曲班么，啥时教，我也要学。”

王学中乐呵呵地说：“好啊。下周我们就请高腔中心的老师来教。”

秀秀拍着手说：“太好了，我第一个报名。我一定演得像妈妈一样。爸爸，你支持不？”正看得出神的王保金爽快地答应了：“支持、支持。明天起，我来学烧饭。”

秀秀说：“真的不？爸爸拉钩。”王保金说：“爸爸说话肯定算数”。说着和女儿拉了钩。

舞台上，金珍的戏声情并茂，正进入高潮。那唱腔清脆、悠长，在山村夜空久久回响。



天柱之晨 张云 摄

母亲的“花事”

谢璇

茶几上，摆放着一个陈旧的铁盒子，里面装着母亲的宝贝——几根钩针。它们是母亲年轻时的谋生工具，如今是她晚年生活的“魔法棒”。

从我记事起，母亲每天都与钩针为伴。每当忙完地里的农活和家务活，母亲便会拿起钩针做针线活，一团线，一根钩针，在母亲如魔术师的手中变成了一件件衣服、一个个玩偶、一束束花朵……

母亲6岁就学会钩花，是村里的钩花能手，不仅速度快，钩出来的成品也是最精致的，村里几个“放花”的人经常找上门来，争着让母亲给他家钩花。母亲常常一并揽下几家的活，毕竟家里单靠一两亩地的耕种收入，维持家庭日常开支和我们姐弟俩的学费还是捉襟见肘，而这一根小小的钩针，是妈妈的养家宝，妈妈用一针一线便撑起了半个家。

无数个深夜，当我一觉醒来，朦朦胧胧中总看到母亲伴着一盏昏暗煤油灯的瘦小身影，母亲不知疲倦地挥动着钩针，我便迷迷糊糊问道：“妈，你怎么还不睡呢？”她不抬头却轻声说道：“差不多了，你快点睡。”我知道，她想让手中的活早点完工，我们姐弟俩新学期的学费还在等着缴。

有一次，好友阿欢的亲戚从泰国来探亲，给她带来一个印有米老鼠的书包，这可把我们一群小伙伴给羡慕坏了，恨自己家怎么没有像阿欢一样的华侨亲戚。母亲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，她便找来零线，每天一忙完就坐在凳子上让手中的钩针飞快地跳动，还不时翻看我那本小人书。

有一天放学回家，母亲笑盈盈地递给我一个精致的编织书包，上面还绣了一只正吃红萝卜的小白兔，这和我小人书上的那只兔子一模一样。我迫不及待地给书挪了窝，晚上睡觉时也把小白兔书包放在枕头边。第二天我起个大早，背着新书包挨家挨户去叫我的伙伴上学，顺便显摆一下我的新装备。从小伙伴们发亮的眼光和“啧啧”的称赞声中，我的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，并为能拥有一个心灵手巧的母亲幸福感油然而生。

慢慢地，家里的经济条件有了很大改善，我们姐弟俩也都成家了，钩花再也不用跟家挂钩，但母亲已把钩花当成爱好，每天和邻居聚在一起，一边钩花，一边喝茶，家长里短闲聊着。虽年近七旬，但母亲不但宝刀未老，还紧跟时代潮流，学会了上网看钩花视频、看图解，一些网红款的手工饰物她总能十不离九地编织出来。孙女的小熊围巾、草莓发夹，外孙的叮当猫玩偶、精灵帽都是母亲一针一线钩出来的，它们都饱含着母亲浓浓的爱。母亲也常常感叹：“我不喜欢打牌，不会跳广场舞，幸好会钩花，时间倒也容易打发。”

今天刚好看到一个视频，一位90多岁的老奶奶，用她手中的画笔三十年如一日地给墙壁画上美丽、复杂的花卉图案，将整个村庄装饰成了美术馆，让艺术的气息散发在村庄的每个角落。

不管是母亲还是老奶奶，正因为热爱她们所做的事，即使生活再艰苦，但她们却甘之如饴，因为她们在坚持中绽放出了属于自己最绚烂的那一朵花。

